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学术丛书

# 民间文化大风歌

——钟敬文百年华诞纪念文集

● 白庚胜 向云驹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minjianwenhua  
dafengge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学术丛书

# 民间文化大风歌

——钟敬文百年华诞纪念文集

白庚胜 向云驹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学术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编：冯骥才

主 编：白庚胜

副 主 编：向云驹 黄美荣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雪松 王锦强 王端阳 白庚胜 白旭旻

冯 莉 向云驹 刘晓路 刘蕴杰 刘绍振

朱芹勤 李亚沙 吴 薇 高育武 黄美荣

黄凤兰 谢桂华

# 目 录

哲人已逝 风范永存

——在纪念钟敬文先生诞辰100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巍峙/001**

人民的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

——在纪念钟敬文先生诞辰100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喜庆/006**

吾侪肩负千秋业 不愧前人庇后人

——在纪念钟敬文先生诞辰100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 **白庚胜/009**

智者善者钟敬文 **刘魁立/012**

仄径与辉煌

——钟敬文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刘锡诚/023**

自觉

——钟敬文先生人格魅力之本 **柯 杨/059**

# 目 录

令人崇敬、学习的敬业精神

——钟敬文先生印象片断 冯君义/069

大家风范

——记钟敬文先生二三事 杨亮才/073

诗人的战歌：1938~1949

——钟敬文与20世纪中国学者的民族精神

庞建春/083

钟敬文神话学管窥 陶 阳/098

百岁老人千秋业

——钟敬文与中国故事学建设 刘守华/112

再论钟敬文与中原神话研究

——纪念钟老百岁诞辰 张振犁/125

向世界敞开心扉

——钟敬文与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张 余/139

# 目 录

钟敬文与传说学 巫瑞书/150

钟敬文歌谣学建设历程述析 陈子艾/167

钟敬文与刘三姐研究 农冠品/192

钟敬文与民间文学集成 贺嘉/213

特殊的学科 特别的贡献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管窥 向云驹/226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 杨利慧/250

钟敬文先生与北大《歌谣周刊》

陈岗龙/279

钟敬文在中国民俗学创建、发展、成熟

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 王文宝/294

钟敬文先生与民俗文化学

——纪念敬文师逝世二周年 连树声/300

筹建中国民俗博物馆

——钟老一件未了的愿望 宋兆麟/308

# 目 录

加强基础理论建设 走专业化发展道路

——1918~1937年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

与时代关系之启示 吴效群/316

钟敬文与历史民俗学的学科建设 萧放/329

钟敬文的中国民俗学理论新建树

——对“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探讨

邢莉/347

访学东瀛忆吾师,再说一国民俗学

叶春生/361

“概论教育”与“概论思维”

施爱东/369

钟敬文先生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贡献 万建中/390

钟敬文先生的学校教育思想初探 黄涛/395

民间文化 与时俱进 金煦/405

## 钟敬文与民间文学集成

贺 嘉

—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在全国范围内编选和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是一项宏伟的文化建设工程。根据这项工程的编纂方案，按当时我国行政区划设定，规划全国共出版三套集成93卷，总字数达2亿字左右。这项工作从1984年至今历时近20载。据统计，1984~1990年，全国约有200余万人次参加了这项工作，普查采录40多亿字的故事、歌谣、谚语作品，编选300余种县、地、市卷资料本，从而为编选国家卷本打下了坚实基础，抢救与保护了为数可观的民间文学遗产。截至2002年底，据有关方面统计，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已审定和出版67卷国家卷本。这项工作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与高度评价。几年前，一位资深的俄罗斯民间文学界学者来华访问，当他翻阅了一卷刚刚出版的厚重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后，颇有感慨地说：“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一辈子能够参加编纂这样一部大书，已经足矣！”

时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钟敬文先生，便是这项伟

大文化工程的发起者，他亲自担任三套集成全国总编委会的常务副总主编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主编。尽管他年事已高，每天教学、科研、著述、社会活动等等，要忙的事情很多，他却十分看重民间文学集成的工作，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为了能够动员我国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和民间文艺爱好者都能够积极参与对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普查与编选工作，钟敬文先生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大量保存我国各民族口承文化的建设工程，是在修筑我国民间文化的万里长城，是给全国人民提供富有营养的文学读物，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是建立我国新民间文艺学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当代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而艰巨的职责，“吾侪肩负千秋业，无愧前人庇后人”。

1997年1月，钟敬文先生在文化部召开的中国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出版百卷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意义概括为“三个需要”，使编纂集成的重大意义更为深入人心。这“三个需要”是：

（一）认识民族历史的需要——“我们的祖先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创作了许多强化生活、服务生活的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祖宗遗产，我们实在应大力加以保存、整理并科学地认识它的意义，感性地领悟它的优美的必要……另一方面，也是在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感情。”

（二）丰富我们当前艺术创作的需要——“理想的文艺产品不管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既要具有现代人的生活和心理的特点，也要具有民族传统的特点。缺乏这些要素，是绝对不

会成功的。而要做到新文艺的民族化,就必须熟悉民族民间传统的文学、艺术,并且巧妙地学习它和运用它。”

(三) 文艺科学建设的需要——“建立民族的民间文艺学或美学,就必须把民间大量的文艺创作置于考察和探索的范围之内,客观地分析它们的实际,才有可能创作出完满的科学著作”,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体系,“舍去对民族民间大量传统文艺的收集、研究是很难成功的”。

以上这“三个需要”,是钟敬文先生亲自参与了十多年编纂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后,再次阐发他对这项文化工程意义的认识,同时也是他通过自己多年的文艺实践,对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民间文学的功能和价值的科学概括。

## 二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与编纂其他大型丛书不同的是,它是在对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普查采录的基础上,自下而上遴选而成的。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质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总方案,特别提出了“三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要求,也称之为“三性原则”。这“三性”中的科学性是其核心。这是根据群众口头文学的固有特点,编辑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目的和鉴于长期以来某些关于民间文学作品的出版常常不大重视科学性的问题而提出的。没有“三性原则”,特别是没有科学性,也就没有民间文学集成。所以,加深对于科学性的认识,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为此,钟敬文先生通过写文章,发表讲话,全面

透彻地阐述了民间文学集成科学性的问题。他的《关于故事记录整理的忠实性问题》<sup>①</sup>和《民间文学集成的科学性等问题》<sup>②</sup>两篇文章成为全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者的指导性文件，在理论上提高了大家对于民间文学科学性的认识，从而促使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始终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如上所述，民间文学集成的科学性在于入选的每篇作品的科学性，而每篇作品的科学性在于其记录的科学性。钟敬文先生便在最根本的方面让大家有较明确的认识。什么是民间文学的记录科学性？他指出：“这就是要保持作品的原貌。原来是什么样子，怎么说的，从主题到词语以及其他相关的情况，等等，都如实给予记录。也就是说，要重视作品在民间存在的原貌。”这些年来，各地不管是办普查采录人员的培训班，还是对民间文学作品的编选与审读，“保持原貌”几乎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在每一位集成工作者的头脑里，不断增强了民间文学科学性的观念。

针对我国民间文学队伍，特别是民间文学集成人员的实际情况，关于民间文学科学性的问题，钟敬文先生是在解决有些同志对科学性存在的某些误解中，他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民间文艺学的这一重要理论。

比如，有人认为采录者也是群众一员，群众能改动，采录者也可以进行改动。钟先生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群众改变

①《山茶》，1980年第2期。又载钟敬文《新的驿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页。

②《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3期。又载《新的驿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民间故事和歌谣,大都是集体或集体的成员的活动。即使是个别成员的活动,也大都忠实地表现着他们所属一定集体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等,而且这种活动往往是不自觉的,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怀着明确的目的去增删它。”有人理解,“保持原貌”是不是就要“一字不动”。钟先生说:“民间文艺学是一种科学,它的研究需要严格的科学资料本,甚至‘一字不动’的版本。但是,作为文学读物,我们不主张一字不动。需要严格选择和适当整理。”钟先生还指出,我们虽然十分强调民间文学集成的科学性,但是,它是公开发行出版的读物,而不是科学资料本,所以还要考虑它的社会效果和作品的文学性。当然,这个文学性是指它的民间文学性,不是采录者的随意润色。有人认为,群众讲的传统故事主题思想太陈旧,为了所谓增强作品的思想性,常有一种把主题拔高的做法。钟先生说:“关于故事主题的记录,更应该保持原意。”“原来故事的那种结尾,从我们今天的思想看是不够高的。但那是时代的局限,是过去受重重压迫的劳动人民意识上的局限。我们只能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在记录上任意去更改它。”有人觉得民间故事干巴巴,没什么文采,于是或添加情节,或代讲述者去描写和抒情。钟先生说,“这大半是误会,或者说是一种偏见”,“是我们错误地把我们对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那种审美观念机械地移用到民间文学上去的缘故。”他一再强调,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给民间文学作品添枝加叶,穿鞋戴帽。这种毛病常常发生在采录者对自己记录成果的“整理”过程中。有的采录者出于“善良”的愿望,总想把自己的“女儿”打扮得漂亮些,甚至越漂亮越美越好。结果,我们

在审阅书稿时,就发现有的选篇过于书面化、文学化,站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朴素淳厚的乡间讲故事能手,而是一位文墨儒雅的书生。所以产生这些毛病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同志对于民间文学的基本特点不甚了解,没有把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加以区别。钟敬文先生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反复强调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不同,他指出,这种差异正是民间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特殊性质。1989年12月29日他在吉林故事卷复审会上说:“故事是民间的,但是弄了些细节、小动作,如果说写小说细节很重要,但民间故事是比较朴素的,在情节上是叙述的而不是描写的。民间故事的记录,如果加上了细节,便失去了本来的面貌。口承文化受其传播媒介的制约,如果我们替它发展,那是作家文学的事情。民间文学是不自觉的艺术加工,事实是通过想象。比如,米加曲,经过发酵,没有发酵的是真正的民间文学。20世纪50年代张士杰写了义和团的故事,有一些就是发酵了的民间文学,比如《渔童》被加工了,是文学,但不是民间文学。”<sup>①</sup>钟先生在一次审稿会上还指出:“民间文学是类型的,民间故事的人物性格是在其行动中表现的,不是用感情描写来表现的,后者是作家文学。”他对于民间文学记录科学性的阐述,一下就点到了问题的症结。大家从中提高了自己的民间文学理论水平,同时,也保证了集成卷本的质量。

<sup>①</sup> 本文所引钟先生在民间故事集成审稿会上的讲话,均摘自笔者的工作笔记。

### 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与时俱进,永葆活力,不断开拓我国民间文艺发展的新局面。钟敬文先生在领导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工作中坚持贯彻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给每一个在他身边工作和学习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7年,民间文学集成在杭州召开了首届全国编选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普查工作即将结束,编选工作即将开始的阶段召开的。会议按照三套集成编选总方案的要求,统一认识,交流情况,对编选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钟敬文先生亲自主持了这次大会,并就集成编选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他的见解。他对总方案规定三套集成应是“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提法,觉得固然很好,但要实事求是,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他认为还是改为“较高”的提法更为合适。后来,他在故事集成全国各省卷主编会及审稿会上,多次重申了这个观点。

对于民间文学集成科学性的要求,钟先生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提得很明确,也较严格。但是,对已经出版了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卷本的科学性的评价,却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有人问我,已经出版了的故事卷本,科学性究竟怎么样,我说:“从总体上看,能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就不错。”

从实际出发,首先要了解实际,深入实践。年近百岁的老人,钟敬文先生虽不便同年轻人一样,去深入民间、田野作业,但是,他把每次参加各省卷的审稿会,作为自己学习和了解民间文艺

实际的机会。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具体工作的同志常同他商量，是否不一定同大家一样，每天从早到晚地坐在那里听会，请他在房间多休息一会儿，然而，每次几乎都被他谢绝。他说，每次审稿会对他都是一次学习机会，多参加一个会，就多了解一些情况，多学习一点儿东西。来自福建的省故事卷主编季仲同志是这样描述审稿会上的钟先生：“他时而倾听大家发言，时而戴着花镜看稿子。目力不济时，又拿起一把放大镜瞄稿子。各位编委发言时，他很少插话，清瘦的身子埋在几乎完全失去弹性的旧沙发里，闭目养神。有好几回，我断定他悠然入梦，因为我听到了他均匀轻微的鼻息。是呵，这种琐琐细细马拉松式的审稿会，一开两三天，一坐几小时，年轻人都累得不行，何况95岁的耄耋老人！但是，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多么荒谬。当一个问题争议不决，当谁的发言有欠精当，钟老的耳朵竟能逮住这间大会议室任何一个角落发出的声音，他忽然睁开眼睛，支起身子，只要三言两语，就廓清云雾柳暗花明。”<sup>①</sup>

钟敬文先生经常根据各地民间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在理论上提出他的看法。比如，关于神话，在这次普查采录中，一些地区搜集了许多目前尚在群众口头流传的活态神话。一般来讲，我们认为神话是一种原始思维，是远古人类对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曲折反映。我国古典神话作品大都散见在典籍当中。这次集成普查采录，一些地区搜集了许多目前尚在口头流传的活态神话，除了在少数民族地区普查到大量神话传说作品外，在汉族地区也有活态神话流传。河南、陕西、河北、湖北、山西等省采录到

<sup>①</sup>《中国人才报》，1997年10月14日《淡泊与崇高——我所认识的钟敬文》。

丰富的各种品类的活态神话。这些神话与文献记载的神话大体相符合。它们除了仍表现了原始社会的文化内涵,还渗入了不同时期甚至当代人的各种思想因素。无可质疑这是这次集成工作的重大成果,但是,对于某些具体作品,我们用以往关于神话的概念来衡量,真感到有些距离。起码“古味”较淡,“现代味”不小。那么这些活态神话究竟能否把它列入神话品类,关键在于我们是用原有的框框去套它,还是根据当代口头文学蕴藏与传承的现状改变我们的观念,不断发展神话理论。对此,钟先生一直采取既审慎又开放的态度。钟先生在一次审稿会的发言中指出:“我们现在采录到的神话,是仍在群众口头流传的民间神话,不是原始神话,原始神话是经过社会长期的流传,在流传中大浪淘沙,不可能全部保留下来。对于原始神话,我们只能在典籍中看到。民间神话是现时的神话,如果我们用原始神话的概念讲现时神话,那能保留的太少了。所以,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改变我们的一些观念。”

钟先生对于我国现存的活态神话所持的积极态度,还体现在他本人的学术实践上。1990年11月12日他在全国集成工作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中,在谈到集成资料的保存和运用时说:“关于洪水后兄妹婚神话研究,过去都是用少数民族的资料,而我这次写论文是用汉族的资料,资料来源于集成的县卷本,根据这些资料,我对于问题有了新的看法。”钟先生提到的那篇论文,就是发表在《中国与日本文化研究》第一集(又见《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上的《洪水兄妹再殖人类神话》,这是先生米寿之年的力作。

再如,关于民间故事讲述家,一直以来把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作为民间文学的主要特质,那么,作为故事讲述者,特别是那些具有较高艺术才能,又能讲述较多故事的“故事篓子”,他们对于民间故事的传承、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过去一段时期,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次编选三套民间文学集成,将这个问题予以特别关注。《集成工作手册》明确要求普查人员在调查访问中,“特别要注意与歌手、故事讲述家、民间艺人及师公、赞哈等重要传承人的接触与调查了解”。在编纂集成卷本时,还要对重点故事家的作品、蕴藏、传承等,写成专门的介绍。据不完全统计,1984~1990年,短短6年内,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就发现了讲50则故事以上的故事讲述家近万人。河北、湖北、四川等省还发现了故事讲述家群。辽宁、山东、吉林等省还为故事家出版了专集。国内民间文学界的专家学者也不断发表关于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研究成果。钟先生对此也十分重视,他指出:“故事家是有个性的。有的故事家有自己的一套,我们不能用头脑中固有的一套去套故事家的作品。而是要从民间故事的实际出发,去修正我们的理论。”有一次,在审稿会上,大家就某些作品的语言问题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在某些作品中常见到的一些现代语、新名词。对此,有人说,应当删掉,有人说,故事家就是这么讲的,不信,你听录音。钟先生说,“我们现在是在当代中保留着传统和古代。故事家是当代人,他在传承中,虽然是听前辈人讲的,但是,他又生活在当代,让他都用传统语言讲也是困难的,因为他生活在当代必然有当代语言,只要是他讲的,可以适当保留。”